

部队文艺丛书

士兵日记

昆明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編



云南人民出版社

<u>5</u> <u>5</u> <u>6</u> <u>5</u> <u>4</u> <u>3</u>	<u>6·6</u> <u>6</u> <u>6</u> · <u>1</u>	<u>5</u> <u>5</u> <u>4</u> <u>3</u> <u>3</u>
日寇的鐵 蹄	鐵拳打爛	蔣家的政 权
<u>5</u> <u>1</u> <u>2</u> <u>1</u> <u>1</u>	<u>4·4</u> <u>4</u> <u>4</u> <u>4</u> <u>4</u> <u>3</u>	<u>2</u> <u>2</u> <u>5</u> <u>3</u> <u>1</u>
日寇的鐵 蹄	鐵拳打爛 鐵拳打爛	蔣家的政 权
<u>5</u> <u>5</u> <u>4</u> <u>3</u> <u>2</u>	<u>6·6</u> <u>6</u> <u>6</u> · <u>5</u>	<u>7</u> <u>7</u> <u>5</u> <u>i</u> <u>i</u>
日寇的鐵 蹄	鐵拳打爛	蔣家的政 权
<u>3</u> <u>3</u> <u>2</u> <u>1</u> <u>1</u>	<u>2·2</u> <u>2</u> <u>2</u> <u>6·6</u> <u>6</u> <u>5</u>	<u>5</u> <u>5</u> <u>5</u> <u>6</u> <u>6</u>
日寇的鐵 蹄	鐵拳打爛 鐵拳打爛	蔣家的政 权

<u>1</u> <u>6</u> <u>i</u> <u>5</u> <u>3</u>	<u>2</u> <u>6</u> <u>6</u> <u>5</u> <u>5</u>	<u>6</u> <u>6</u> <u>i</u> <u>5</u> <u>3</u>
<u>3</u> <u>2</u> <u>3</u> <u>1</u> <u>6</u>	<u>5</u> <u>1</u> <u>2</u> <u>1</u> <u>1</u>	<u>4</u> <u>4·5</u> <u>3</u> <u>1</u>
<u>i</u> <u>6</u> <u>i</u> <u>5</u> <u>3</u>	<u>2</u> <u>6</u> <u>6</u> <u>5</u> <u>5</u>	<u>6</u> <u>6</u> <u>i</u> <u>5</u> <u>3</u>
<u>3</u> <u>2</u> <u>3</u> <u>1</u> <u>6</u>	<u>5</u> <u>1</u> <u>2</u> <u>1</u> <u>1</u>	<u>4</u> <u>4·5</u> <u>3</u> <u>1</u>
历史 上 写 下	英雄 的 业 蹤	軍 旗 上 紹 着

<u>6</u> <u>6</u> <u>5</u> <u>i</u> <u>i</u>	<u>3</u> — <u>3</u> —	<u>6·6</u> <u>6</u> <u>6</u> —
<u>2</u> <u>2</u> <u>1</u> <u>5</u> <u>5</u>	<u>1</u> — <u>1</u> —	<u>2·2</u> <u>1</u> <u>2</u> <u>3</u> —
庄丽的詩篇	永 远	跟着共產党
<u>6</u> <u>6</u> <u>5</u> <u>i</u> <u>i</u>	<u>3</u> — <u>3</u> —	<u>4·4</u> <u>3</u> <u>2</u> <u>5</u> <u>055</u>
<u>2</u> <u>2</u> <u>1</u> <u>5</u> <u>5</u>	<u>5</u> — <u>5</u> —	<u>6·6</u> <u>6</u> <u>6</u> <u>1</u> <u>011</u>
庄丽的詩篇	永 远	跟着共产党跟着

部隊里的生活真是溫暖，
將軍當兵和我在一個班。
有一回我害病兩天沒吃飯，
老將軍服侍我通夜不眠，
又給我講紅軍南征北戰，
感動得我的眼淚水濕了眼圈。

回想起第一次實彈射击，
說打靶我又害怕又很喜歡，
頭晚上睡不着未曾合眼，
翻過去翻過來心里不安。
好班長鼓勵我又把要領指点，
頭一回打优秀我心里……
(白)班長！
班：啥子？
(唱)安逸得板。

在家上夜校我文化很淺，
現在我讀的是初中班。
毛主席的著作我隨時都在看，
學習向勝昌把理論鑽研。
為看書好幾回我都忘了吃飯，
越學習我的眼界看得越寬。

上一回評標兵我被當選，

苦聰人之歌

(歌表演)

人物：苦聰老人：扎拍。（扎）

媳妇：皮索。（皮）

孙女：獵娃。（獵）

邊防軍指導員（指）

少尉女醫生

苦聰翻譯

战士一人

苦聰男女各三人

各族人民

幕啓：（苦聰人民和解放軍齊上，熱情歌唱。）

众：（唱）太陽出來放紅光，光輝照耀咱邊疆。照的深山烏云散，照的百花齊開放。苦聰人民入公社，幸福生活萬年長。歌唱毛主席，歌唱共產黨。

扎：（捧出谷子幸福地看着，接前曲唱）丰收的穀子堆滿倉，粒粒穀子閃金光。原始荒山變了樣，新安寨山上茶花香。

众：（白）哈哈……唱的好，老爺爺，再來一個！

指：（白）是呀！今天咱們慶祝苦聰人民公社成立，是个大喜的日子，老大爹再唱一個吧！

扎：（白）我唱，我唱，在這高興的日子，叫我怎麼不唱！

孩子們！解放前，反動的統治階級把我們苦聰人民
趕進了深山老林，從那時起，我們苦聰人民就在哀
牢山上過着悲慘的生活。指導員，五七年你把我們
接下山，一年多時間，你看變化多大呀！孩子們，
當我們慶祝苦聰人民公社成立，歡唱幸福生活的情
時候，可不要忘了痛苦的過去，不要忘了哀牢山上原
始的悲慘生活，讓我們來唱一首哀牢山上的悲歌
吧！

（在歌聲中燈光暗轉，苦聰人上，解放軍等下。）

眾：（唱）哀牢山呀哀牢山，山高林密不見天，山上豺狼虎
豹多，山下漢官更兇殘。哀牢山呀哀牢山，只恨老
天瞎了眼，山下平川千万里，不讓苦聰把家安。

皮：（白）獵娃，獵娃！

（眾注視害病的獵娃）

女甲：（白）獵娃病了好幾天沒吃的，怎麼辦？趕快想辦法。

扎：（白）我去！

男甲：（白）我跟阿爹去！

（狂風怒吼，眾人以手遮面。）

眾：（唱）狂風暴雨鬼神愁，寒風刺骨冷颼颼，那裡去采野
果，那裡去打野獸！

獵：（白）阿爹，阿爹！（眾目送二人下）

皮：（白）阿爹給你找吃的去了，一會就回來！

（獵娃昏迷不醒，皮索痛苦的喊叫。）

皮：（白）獵娃，獵娃！（唱）

獵娃呀獵娃，小小年紀就要離開媽，快快睜開眼，

等爺爺回來再說上一句話，再說上一句話。

男甲：（驚慌的地上）不好了！不好了！

众：（白）怎么了？

男甲：來了一羣漢人！

众：（白）漢人！阿爹呢？

男甲：阿爹他……摔倒溝里去了！漢人進溝了。

众（白）啊！（众拿起弓箭欲搶救孔拍。）

甲乙：來了……

（孔拍頭扎綁帶，隨解放軍和翻譯上；众苦聰張箭欲射。）

孔：（白）不要怕……他們全都是好人！

众：好人？！

譯：（唱）鄉親們莫疑心，我也是個苦聰人，從前也住袁牢山，受苦受難几十年，多虧他們來搭救，如今山下把家安，有房有地有吃穿，幸福生活說不完。

众：（白）阿爹你……

孔：（唱）剛才出去打野獸，風吹雨打路難走，头晕眼花掉下山，多虧他們把我救！

指：（白）老大爹，那就是獵娃吧！

（医生去为躺着的獵娃看病，苦聰人不讓接近，孔拍制止众。）

譯：（唱）他們是毛主席派來的人，他們是人民解放軍。受尽千辛和萬苦，為了尋找苦聰人。從春到夏從秋到冬，找遍深山和老林，要把苦聰接下山，回到各族人民大家庭。

（医生走近獵娃）

医：（白）老大爹，獵娃的病能治好，一定能治好！

(相信的互相看了看，指導員等拿衣服給苦聰人披上。)

獵：（白）爺爺！

（拍拍着獵娃和眾苦聰，激動的抱住指導員。）

（睛轉，大叫，眾人部位同前。）

扎：（白）哎，我們苦聰人祖祖輩輩就是这样生活在哀牢山上。指導員，今天我該怎樣來感謝你們呀，要不是你們，我們苦聰人那有今天哪！水有源樹有根，吃水不忘挖井的人。毛主席啊共產黨，苦聰人民永遠記在心。指導員！我真高興呀，你看，新安寨多漂亮呀！（接唱）

紅河兩岸建新寨，苦聰人民下山來。太陽从此不落坡，歌滿山崗花滿崖。

女聲唱：苦聰姑娘表寸心，紅綫綠綫繡絲巾。繡上恩人毛主席，党的恩情海样深。

青年唱：苦聰青年表寸心，建設邊疆日日新。齊心合力辦公社，漢人苦聰永不分。

獵：（唱）小獵娃，年紀小，紅領巾，肩上飄。獵娃今天上學校，樂得獵娃跳躍。寫信寫給毛主席，毛主席啊，你可好！

扎：（白）寫！寫上爺爺的話，寫上爺爺的心：（唱）

一簍谷子千百斤，顆顆谷子是我的心；獻給恩人毛主席，表表我苦聰一片心。

（一苗族老头抬上“苦聰新安寨人民公社”牌子，各族人民隨上鼓掌歌舞。）

齊唱：（載歌載舞地）紅河兩岸百花開，哀牢山下建新寨。苦聰

人民入公社，各族人民道喜來。慶祝苦聰入公社，
一步登上九重天。社會主義放光芒，照得遍地亮堂
堂。永遠跟着毛主席，永遠跟着共產黨。

(幕落)

兩親家看娃娃

(云南花灯剧)

人物：

王老汉（王父）：王大勇之父，赵双喜之亲爹。

赵老汉（赵父）：赵双喜之父，王大勇之亲爹。

王大勇（王）：解放军中士班长，赵双喜姐夫。

赵双喜（赵）：解放军列兵。

幕啓：（王父、赵父手挑蓝子上，蓝里有糯米粑和一件上级獎給的、印有“劳动模范”（“凍鋼英雄”）字樣的衛生褂子。）

王父：（唱鋼板腔）我倆本是兩親家，親家歲數一样大。

要問親家哪里去，營房里首看娃娃。

王父：大勇參軍兩年多，（趙父插白：親家好囉嘛！）

工作學習頂呱呱。（趙父插白：真是個好娃娃！）

趙父：雙喜參軍九個月，（王父插白：親家好囉嘛！）

思想進步干勁大。（王父插白：真是個好娃娃！）

王父：上月寄來一封信，（懷中掏信）

（白）親家你瞧！（換看信后大笑。）

（唱）樂得我親家笑哈哈。

手中提着糯米粑粑，娃娃吃了干勁大；

還有一件衛生褂褂，娃娃穿上鍛鍊身體，保國家。

王父：親家，我們這次去看娃娃，我有一个想法：要是哪个

娃娃進步快，當了積極分子，就把上級獎給你的、我的這兩件衛生褂子，都送給他穿起打球鍛鍊身體，你說哪要得？

趙父：要得哪嘛！現在你的、我的還不是一樣。要是哪個娃娃學習好，干勁大，就連你的、我的這五斤半糯米粑粑也一起獎給他；要是哪個不好，就批評他，你說哪要得？

王父：要得哪嘛！哎？親家，要是兩個都好呢？

趙父：親家，要是都好嘛，那就來個禮物交換，把我的送給你家大勇，你的送給我家雙喜，一來表表親家你我的心意，二來留給娃娃做個紀念，你說哪合？

王父：合哪！合哪！（交換藍子）哎？親家！怕不合吧！要是兩個都不好咋個整？

趙父：（開話替換）親家！咋個會這樣巧？現在全國都在大躍進，咋個會都不好，哪合？

王父：合哪，合哪！親家請！

趙父：親家請！請！（二人同下，王大勇、趙雙喜剛開慶功會，手持獎品——日記本上）

趙：（心情激動，失口喊道）姐夫，大勇，啊！班長！兩位老人家現在應該到了吧？

王：對，快走，我們到營房外首去接一接，免得兩位老人家找不着路來。

趙：（唱坐金角）慶功大會剛開畢，急急忙忙出營房去接老人家。

見了爹爹問家常，還要問問老人家干勁大不大。

趙：（看看日記本）（白）班長，我有一个想法：这次兩位老人家來，为了表示我倆的心意，我建議把上級獎給你的、我的日記本，送給兩位老人家學習文化，你啱同意？

王：同意！我也是仿这样想：为了更有意义，我的意見是把你的給我爹，我的給你爹，你看啱要得？

趙：要得，要得！到底是班長想的更周到。（交換日記本）

（二人整裝着父親來的方向）

趙：班長！你看那个象？

王：象是兩位老人家。

（二老出）

趙父：親家，你看那边高些的那个可仿你家大勇？

王父：仿嘛倒仿囉，你瞧矮些的那个可象你家双喜？

趙父：象嘛倒象哩，这两个娃娃在整哪样？

趙父：双喜 大勇
王 父 大勇 双喜！

趙：（把日記本放入衣袋邊上）親家，爹！你家走累了吧？

趙父：（高興地）不累，不累！哦！長胖了！
王 父 哦！長高了！

趙：爹！我哥哥，姐姐啱好？

趙父：喝！你姐姐是扫盲主任；你哥哥領導的煉鐵組，半噸
的小土高爐，每天產鐵兩噸，人家都喊你哥哥哪样？
——土專家！

趙：啊！了不起呀！爹，你家一定比他們还好？！

部隊這兩年多，槍法該練得指到哪點打到哪點了吧？

王：槍法嘛倒有點把握了。

王父：比起雙喜呢？

王：（謙虛地）比起他咱個能說得成？人家才當兵九個月，就是優秀射手，咱個好比嘛！

王父：工作嘛比得上？

王：人家入伍只一個月就入了團，當了積極分子，現在又是新兵模範，我咱個比得上他。

王父：學文化該比得上？

王：學文化就更趕不上他囉，人家在家就讀了五年書，來部隊上又肯鑽研，現在人家已經參加初中班學習了，我咱個能比？

王父：（有點生氣）你是个老兵，學政治該行了吧？

王：（自信地）學政治嘛倒馬馬虎虎。

王父：馬馬虎虎？！哎呀！政治掛帥嘛，這咱個能行？你這個班長是咱個當的？怪不得你樣樣都不行，原來是學政治馬馬虎虎，你听听，連你媳婦還要求入党呢，她要知道了一定要給你貼大字報，你嚇怕？

王：爹，不……（想解釋，被打斷）

王父：不？！不哪樣？你媳婦貼大字報你都不怕？你這個娃娃硬是不成器！（走向趙，同時趙父走向王）

王父：雙喜——你咱個不幫助他？

趙父：大勇——你是老兵、班長！

現在興的是共產主義風格！

講的是團結互助！

快 板 專 家

(对口快板)

乙：忽听呱嗒板儿响，
急急忙忙上了场，
如果不把快板說，
急得我心里直發痒直發痒。嗯——哼！
哎，干啥对啥最在行，
我說快板有名堂！
說得同志們心舒暢，
說得故人心發慌。
炊事員要听我說快板，
会做飯菜会做湯；
优秀射手要听我說快板，
兵！兵！
槍槍打在靶中央！
这可不是我吹牛腿，
論說快板數我強。
甲：哪！叫同志，听我講：
你的话儿不恰当，
山南海北你訪一訪，
說快板數我最在行。

乙：哎，你說這話有啥根據？

憑什麼數你最在行？

我問你姓什麼叫什麼？

家在何方？

甲：俺家住在文化縣，

文化村里有家鄉。

文盲帽子摘掉後，

我說快板更在行。

俺認識快板詩人李有才。

和民間藝人有來往。

大快板說過千千萬，

小快板說了萬萬章。

俺竹板一打天地動，

山川河流把路讓！

只說得解放軍胆氣壯，

戰无不勝美名揚！

我說快板囁嚅脆，

心裏想到唱就唱。

人人稱我“快板專家”，

外號就叫“快板大王”！

乙：唔呼哈哈！（不信地）

少見少見真少見，

稀罕稀罕真稀罕！

甲：說稀罕也不稀罕，

我是來自詩歌快板的文化團。

文化革命号角响，
全团攻上文化山，
各项工作齐跃进，
文娱活动大开展，
从连队，到机关，
从战士，到军官，
人人都会编快板，
个个都能上台演。
歌颂英雄创奇迹，
表扬我军众好汉，
枪杆底下歌千首，
军营墙上诗万篇。
别看都是顺口溜，
战斗作用金不换，
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我是该团开展快板运动的一骨干。

乙：叫同志，听我言：

我要把你来考验！

甲：要考验就随你便，

真金不怕火来炼！

乙：我在前面说一句，

你在后面接一言。

我说桃红柳绿青青的水，

甲：我说山明水秀蓝蓝的天。

乙：我说战备训练乘流星，

甲：我說文化革命駕火箭。

乙：我說技術革命鬧翻天，

甲：我說部隊人人紅專健。

乙：我說蘇聯衛星上了天，

甲：我說美國“皮球”完了蛋。

乙：我說一句他接一言，

句句話兒有板眼。

這人不能小看他，

需出難題來考驗。

（對甲）叫同志，這不算，

複雜的問題在後邊！

如果你能對得上，

稱你專家我情願；

如果你要答不上，

甲：我稱你專家沒意見。

乙：好好好。

甲：對對對。

乙：咱們當場來發現。

甲：行！咱們當場來發現。

（走圓場）

乙：爬雪山登懸崖摸爬滾打，

甲：頂狂風冒暴雨困難不怕。

乙：扛起槍上操場刺殺打靶，

甲：拿書本進課堂學習文化。

乙：又能文又能武人民軍隊，

甲：反侵略愛和平保衛國家。

乙：对祖国？

甲：忠誠。

乙：对首長？

甲：尊敬。

乙：对同志？

甲：友愛。

乙：对敌人？

甲：无情。

乙：呀！这个同志有一套，

我这里再把难题找。

哎，叫同志你那边瞧，

那几个同志怎么長了一身草？

甲：哎，你这个同志見識少，

連这个你都不知道！

野營演習近实战，

伪装必須要搞好。

乙：同志同志你快听，

怎么半夜三更要出动？

甲：这个科目都弄不清，

这是夜間营进攻。

夜战是我軍拿手戲，

光荣傳統要繼承。

乙：回轉身，这边瞧，

这两个同志怎么沒睡覺？